

范人老范

Lei Ren Lao Fan

卜可 于小千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雷人老范

Lei Ren Lao Fan

卜可 于小千 〇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人老范/卜可,于小千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39-4223-5

I.雷… II.①卜…②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8880 号

雷人老范

作 者 卜可 于小千

责任编辑 蔡宛若

封面设计 弘文馆·垠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223-5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东北有个哈尔滨，哈尔滨有个雷哥。雷哥心好，尽办好事；雷哥心太好，尽把好事办成雷人的事。今儿个一件，雷得人外焦里嫩，明儿个一桩，雷得人风中凌乱。

雷哥干雷事，雷哥不在乎。

雷哥姓范，大号范春雷。春雷滚滚，恰是雷哥的人生写照。雷哥办事，不管结果咋地，至少动静挺大。

雷哥的专业是厨师，人称范师傅、老范。雷哥长得也很厨师，脑袋大脖子粗，腰也粗，矮胖矮胖的，一看就是奔着实诚人的方向长的。委婉点儿讲就是长得挺有特点。别看人不帅，老范娶的老婆可挺漂亮。

作为一个 60 后，按年龄来讲，老范正处于人生中压力最大的时期，上有老下有小。人活到四十多岁，如果能被归类到“成功人士”这一拨里，就是最好的享受果实时期；如果不能，那就是尴尬时期了。

老范年龄尴尬，在家里地位也尴尬，名义户主，但是直属老婆领导。不过这些曲里拐弯的心理感受老范一律不在乎——雷哥不但心好，也心宽呢。





1

这天早晨，那辆洒水车固定地缓缓驶过中央大街，湿润地面。

城市已经苏醒，雷哥还在沉睡，鼾声如雷。正不知做啥美梦呢，腿上就挨了一脚。从出脚的部位以及力度来看，老范在睡眠状态下也能判断出是老婆丁小婉踹的。

鼾声立刻暂停。

老范直挺挺地坐了起来，闭着眼睛摆了个起床的造型，鼾声又起。

老范很快又挨了丁小婉一脚：“雷子！”

“到，领导。”老范反射性地搭茬儿，眼都没睁。

“昨天跟你的谈话内容还记得吧？”小婉的头依旧埋在枕头里。

“领导，给个提示。”

小婉躺在床上训话：“目前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论大事小事，都是磨磨唧唧，啰里啰唆的。”

老范一听，立刻睁开了眼睛：“明白。”

随即下床，一边蹬上大裤衩子，套上大背心，一边嘴里嘟嘟囔囔，话比动作还快：“一年之际在于春，一日之际在于晨，一个有紧迫感的男人，从大清早起来就要保持一种噉哩咯喳，快而不乱的生活节奏。”说

完一把抄起头盔，抬脚出屋，保持节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范也是有房有车的人。房是长辈留的，车是山寨的。房是一楼，还带个小院。车更有特点，得单独说说，这车不是山寨的汽车，是山寨版的电动车，直观地说，就是一辆二八自行车上捆了个电瓶，别看配置低，跑起来嗖嗖的。在老范眼里，这山寨电动车的使用功能不次于宝马。

老范来到客厅，首先弯腰拎起充好电的电池，然后转身敲敲旁边的小门：“儿子，今天你值日啊，咱们都是男人，对自己要狠一点儿，快起来！”说完走出门外。

小屋里边，范春雷的儿子范小雷正蜷成个虾米状睡得正香，嘴巴张得跟个小哈巴狗似的，口水流了一枕头。

老范虽然起得早，等来到卖早点的摊子前发现还有更早的，油锅前已经站了两个人在等着，旁边的小桌子上也坐了三两个人吃上了。

卖早点的摊主看着很年轻，七手八脚地端着一盘子切好的面团扔下锅，开始炸油条。面团在油锅里翻滚搅动，老范的大脑袋拨楞着，眼瞅着滚开的油锅，拧着眉。

小伙子摊主看看锅，抬手就要捞油条。

老范忽然咋呼了一声：“嫩啊！”

摊主抬眼扫他一眼，又将油条放回锅里。

老范却不乐意了：“咋还炸呢？老了！”

摊主一抬头，对着老范嘟囔：“你啥意思啊？！刚才你不嫌嫩吗？”

“我是说你手艺嫩，油条炸老了。”老范说着，伸手从摊主的手里接过筷子，将两根看起来有点儿老的油条夹了出来。

“来，我给你来个现场培训，下面！”老范一点儿不见外，先吆喝上了。

摊主倒也配合，把面下到锅里，瞅着老范的下一步。

老范动作熟练，张弛有度，边拨拉油条边指导：“炸油条第一讲究揉面，第二讲究火候。油温不能太高，高了，外边老了，里头还没熟。反过来油温也不能太低，太低，就会太硬，油条就没了本身应该具备的酥脆感。”





“哟，内行啊！”摊主有点儿服气了。

“其实咱们是同行，只是专业不一样，我的专业是从事豆制品烹饪研究的。”老范保持着谦虚的低调。

“豆制品烹饪研究？具体是干啥的啊？”

“就是专门做豆腐宴的，能把一种豆腐做成上百种菜。”老范讲到豆腐，不由得透出一种自豪。老范还真没吹牛，从小婉他爹，也就是老范的师傅那儿学下来，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

摊主听了有点儿小惊奇：“哎呀，那应该算是大厨了吧？”

“大啥厨啊，都是圈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老范豪气地一摆手。

“那怎么称呼您呢？”

“看你岁数不大，你就叫我‘雷哥’吧。”

摊主笑嘻嘻地一指油锅：“雷哥，你这个——也老了。”

老范“呀喝”了一嗓子，急忙夹出焦了的油条，同时不忘吸取经验教训：“看见没？又总结出个经验，炸油条的时候，不光要注意火候，还不能溜号。一溜号，再高的手艺也能炸糊了。”

摊主依旧笑嘻嘻地瞧着老范。

范春雷倒不含糊：“行，把这几根焦了的给我装上，我买了。”

“呀，这，这不太好吧。”摊主有点儿迟疑。

“怎么不好啊？咱是同行嘛，不是外人，不给我给谁啊？”老范说完一抬手，将油条装进网兜，顺手拿起一袋豆浆，大模大样地推着山寨版的电动自行车猛跑几步，“嗖”地一下跳上坐椅，身轻如燕，潇洒大方，一溜烟地远去了，留下摊主在身后咧着嘴。

要说老范这车，老范自个儿觉着该算机动车，宝马哪能走自行车道啊？所以平时走路也是专挑机动车道走。只要交警不管，都是汽车让他。今儿个路过索菲亚教堂的时候，为了抢着过前面的十字路口，老范把车拐上了自行车道，谁知紧赶慢赶，还是碰了个红灯。

信号灯一变色，老范这边连忙猛捏刹。电动车发出铁铲子死命挠锅

底一般的尖叫声，恨不能把人心给揪出来，声音虽然难听，但停车效果不错，老范的宝马精确地停在了标线上。

老范呼出一口气，心下小得意了一把：“机动车有个好刹车是多么重要啊……”

这念头刚闪过去，就听见后边一连串地喊叫催促声：“让开让开让开……别别别——别动！”

老范本来想躲来着，听见人接着喊别动，又站住了。结果“咣当”一声巨响，一辆歪歪扭扭行驶而来的自行车结结实实撞到了老范电动车的后屁股上，“啪”的一下，两辆车上的两个人同时摔了个四仰八叉，自行车和电动车则纠缠到了一起，瘫在路边。

老范只觉得眼冒金星，半边身子火辣辣地蹭得生疼，下意识地瞄了瞄油条和豆浆，一看全洒地上了。幸亏平时养成了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这要没戴头盔，准保被撞个头破血流。

老范艰难地从地上支撑起身子来，肇事的人也刚刚缓过神来，是个小年轻的，个头不矮。

范春雷首先不满：“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先让我让开，又让我别动，你是怕撞不着我是不是？”

年轻人也不示弱：“你咋骑的啊？咋说停就停啊？”

“关键是红灯它说红就红了！”老范一指前边。

“红灯有你什么事啊？那是给汽车看的！”年轻人明显很没觉悟。

老范立刻抗议：“我也属于机动车啊。”

年轻人瞅瞅老范的电动车，哭笑不得：“你这也算机动车？就算是机动车，这大清早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走你的呗。”

“没有人就不遵守交通规则了？你这种人最可怕，一点儿安全意识都没有，行了，谢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得亏你是自行车，要是汽车，我的第一次生命就在你这儿圆满结束了。”老范这表情严肃极了。

“废话，我要开坦克，你早成照片了你。”

老范被噎了一下；他走近年轻人，说：“早饭吃的化肥啊，说话咋





那么有劲呢？你……”刚要发作，突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

老范赶紧躲开：“呀，喝酒了，酒后驾车，太吓人了，我躲你远点儿。”说着，伸手捡地上的东西。

年轻人没再理他，用两条腿夹着自行车的前轮，拧正了车把，见地上掉了个钱包，捡起来装进兜里，骑上车就要走。

老范看见了，又劝：“推着走吧，老弟，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年轻人白了老范一眼：“有病！”说着上车就走。

老范看着年轻人的背影，无奈地笑了笑：“不识好人真面目，只缘身在醉酒中。”下意识地拍了拍身上的土，突然发现有点儿不对劲，他一摸兜，惊了：“呀！我钱包呢？”随即一拍大腿，嚷嚷起来，“小偷，抓小偷啊！”

老范戴上头盔，跨上电动车，使劲儿转“油门”，可车子一动不动。

“咋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呢?!”老范顾不上多抱怨，推着车子一通猛跑，然后一个旱地拔葱，跳上车加速向前追去。

老范追了半天不见人影，前后一看，发现边上只有一条小胡同，于是骑车拐进了胡同里。走到里面，只见刚才那个年轻人正对着一个垃圾桶呕吐不止呢，敢情这人酒喝多了，晕车呢。

老范刚想叫人，一转念，发现天赐良机，于是蹑手蹑脚地从背后向年轻人靠近。

浓烈的酒臭气传来，直冲鼻子，熏人。年轻人吐得昏天暗地，不知身外事。

老范捏着鼻子，踮着脚走到年轻人身后，低头沉思了一下，伸出手指顶住年轻人的腰。

“不许动！”老范断喝一声。

年轻人吐到半截刚要喘息，闻听此言一哆嗦，刚要扭头转身，老范又一声断喝：“动?! 动一个试试！手！举起来!”

年轻人抖了抖，颤巍巍地举起一只手。

“大哥，我听出你声了，不打不相识啊，刚才我……”他还试图套

套近乎。

范春雷义正词严，满脸正气：“少来这套！刚才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性质变了。就举一只手，你当打车呢？把那只手也举起来！”

“大哥，大哥，你要干啥呀大哥？！”年轻人的声音有点儿变调，乖乖地又举起了另外一只手。

“蹲下！手抱头！”老范怒喝。

年轻人赶紧用手抱住自己的头，样子紧张得不行，哆哆嗦嗦蹲在垃圾桶边上。范春雷放下捏着鼻子的手，顺势翻年轻人的口袋。

“钱包呢？”老范问，他没摸着自己的钱包。

“上衣兜里。”

老范把手伸进年轻人的上衣兜里，掏出钱包，揣进自己口袋，学着从电视上警匪片里看到的樣子，身子慢慢向后不断倒退。

老范警告：“我不数到10不许回头啊……9，8，7，6……6，6，6，6……”

年轻人老实地蹲在原地继续抱着头。

老范倒退到自己的电动车跟前，扶着车把，转身看看，推着车快跑几步，无声地滑远了。隐约听到背后似乎传来一嗓子：“别以为你戴上头盔我就不认识你了！”

老范浑不在意，心里已经被自己有勇有谋夺回钱包的成就感所充盈，敢情人的要求不高，能找回属于自个儿的东西就很快乐了。

2

等老范拿着早餐进院的时候，范小雷早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吃饭



了，面前摆了个空碗，正搁那做和尚念经状无聊地敲碗呢。丁小婉一身睡衣，正在里屋描眉画眼。和老范家一个院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也是老范的干妈，齐大妈坐在小雷身边紧着问：“别敲了，小雷啊，要不奶先给你弄点儿面疙瘩？”

范小雷老大不愿意：“来不及啦！我今天值日，一大早我爸就让我对自己狠一点儿，我一咬牙起来了，结果他不回来了，我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丁小婉手里拿着画眉笔，气咻咻地从屋里出来：“敲啥？别敲了！你爸还没回来啊？”

“没有，我都来不及了！”

老范气喘吁吁地推着车进了院，还没停下车子就急忙嚷道：“来得及！来得及！我给你卡着点儿呢！”

老范把油条往桌上一摊：“吃吧。”然后抓起桌上的饮料瓶，仰起头一口气喝干，又叫齐大妈：“大妈，来吃早点。”

范小雷看着那个空饮料瓶直翻白眼，那是他准备带到学校去的。

丁小婉在边上跟老范嘀咕：“昨天晚上跟你的话白谈了？”

老范不解：“怎么的了？”

“买个早点这么长时间，肯定又跟人家白话去了。”

“没有，胡同口那家卖早点的是新来的。都是圈里的，不是外人，交流了几句。”

“几句？谁信呢。”丁小婉鼻子里哼着。

老范诚心作保证：“真的，一点儿都没啰唆，三句话变成两句话说的。”

范小雷那边叫：“爸，豆浆呢？”

豆浆？都洒马路上了。老范硬着头皮道：“今天没豆浆。”

“没豆浆咋吃啊？油条天生就是配豆浆的！”这熊孩子事儿还真多。

丁小婉教训小雷：“对付吃一口得了，这不有鸭蛋吗？你姥爷做豆腐，你爹做豆腐，你打娘胎里就闻豆腥味，还没够啊？”

这倒是实话，丁家祖传就是做豆腐的手艺，老范是丁家最后一个徒弟。本来老爷子想让小婉也继承豆腐手艺的，可小婉不干，又是个女孩子，就随她去了。老爷子把一门心思都放到了老范身上，老范人也踏实、肯学，最后不但学全了丁家的手艺，还娶了丁家的姑娘。小雷自小几乎顿顿不离豆腐，真正是吃豆腐脑喝豆浆长大的。

齐大妈心疼小雷：“我去熬点儿粥，这干噎哪行？”

小雷正嚼油条，只觉着嘴里“咯吱咯吱”的怪难受，一咧嘴，吐出了几粒沙子。

他又不满意了：“爸，今天这油条咋这么牙碜啊？！”

老范过来，把油条一根根提溜开，挨个用手扑撻，嘴里滴咕：“刚才没刮沙尘暴啊，哪来的沙子呢？”随后挑出来几根，“来，这几根好的。”

小婉还没吃饭，在边上狐疑地看着老范的举动，然后上下打量老范的衣服，发现似乎有情况。

小婉问：“咋的，摔了？”

老范回头瞅了小雷和齐大妈一眼，冲小婉歪嘴斜眼，示意别多问，然后一摆大脑袋，让小婉跟他进屋。

俩人一进屋，丁小婉一头雾水：“怎么的了？神神道道的？”

老范神情郑重：“当着孩子和我干妈没法说，刚才出事了，发生案子了！”

“案子？”

“抢劫！”老范认真地点头。

小婉一惊：“有人抢你油条？”

老范好不容易摆的严肃造型顿时泄气：“抢油条还叫抢劫呀？”

“那抢你啥了？啊？没伤着你吧？”小婉左右查看。

老范不屑一顾：“习惯性思维。我就只能被抢？我就不能抢别人？！”

小婉听这话茬儿，倒吸一口凉气：“啥？你抢别人了？！”





老范从容不迫，一派大家风范：“镇静，听我娓娓道来。首先，我按照咱家惯例，五点准时起床去买油条，这时候还都一切正常；五点二十分左右，我准时到达炸油条的摊点，这时候还是一切正常，但不正常的是今天炸油条的师傅我不认识了，是个小年轻，当然，这也不算不太正常……”

“简单点儿！”小婉断喝。

“明白。那我跟炸油条那个小伙说的啥，我就省略了啊；我怎么给他做的现场指导，怎么教他掌握油条的火候变化，我也省略了；炸完油条了之后，我给了钱，推车走了，也省略了啊。”

小婉不吭声，只冷眼斜着老范。

老范看出意思，赶紧说明：“入正题了。”

他接着说：“回家的路上，在我完全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居然被人追尾了。”

“啥？你被车撞了？啥车呀？！”

“自行车！”

小婉这时候的反应跟小雷一样，直翻白眼。

“吓人的事在后头，开始我也寻思是个简单的交通事故，谁知道撞人那家伙，是个小偷。追尾是假，掏腰包是真。也就是说，假装撞你一下，趁你惊魂未定心不在焉的时候，掏了包就蹿，搁首都这叫‘碰瓷儿’，搁省城这叫‘掏兜儿’，搁县城这叫‘小偷小摸’……”

小婉听得不耐烦：“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是你被抢了啊？”

老范赶紧声明：“你听我说啊。他一自行车能跑过我机动车吗？三下五除二，我就将那小子追上了，追上以后，我上前手指头一跷，使劲儿这么一顶……”说到这儿，老范伸出手指头比了比，做了个手枪的样子，然后用低沉浑厚的男中音说，“请把我的钱包还给我。”

“他还了？”小婉好奇地瞪圆了眼睛。

“还了，完璧归赵。”老范从口袋掏出钱包，得意地拍了拍。

小婉罕见地表扬了下老范：“行啊，点点钱少了没有？”

“钱倒无所谓，关键是我的身份证……”老范故作大方，正翻钱包的手忽然停了下来，钱包里掉出一张身份证，虽然上面的照片照得可够寒碜的，把人照得跟通缉犯似的狼狈，可还是能看出来，这人绝不是老范。

“谁啊，这是？”小婉一愣。

老范当场傻眼，前后琢磨了五秒钟，反应过来：“坏了，抢错了。”再一琢磨，“不对呀，那我钱包呢？”

“不是在床头柜上放着呢吗？”

老范一瞧，可不是，自己压根儿没带钱包，还凭空抢了别人一个钱包。这事性质可不一般！

小婉在旁边看着，这回是真翻白眼了。

老范回过味来，匆匆打发小雷上学走了，着急忙慌地推起电动车就往外奔。小婉跟在后面说：“你是不是得先找警察报个警呢？”

老范想了想，停住车说：“领导，像我这种情况，找警察就不是报警了。”

“那是啥呀？”

“那是自首了吧。”

小婉一琢磨：“对，你是抢的别人。”

“领导，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有上、中、下三个策略，你看稳妥不稳妥？”老范又开始作总结性发言。

“你说。”

“上策，找到此人，赔礼道歉，和平解决。”

“这是最好的，那中策呢？”

“找到警方，说明情况，听从发落。”

“下策呢？”

“破罐子破摔，离家潜逃，浪迹天涯。”

“去！至于吗？！”小婉怒了。

老范摊开手：“要不怎么说是下策呢？得了，我找人去。”





说完毅然决然地一推车子，撒腿一阵猛跑，“噌”地上车，扬长而去。

小婉看着老范的背影，感慨万千：“你可愁死我了！”

老范走到一半，也发愁了——电动车没电，不走了。老范咬牙两腿紧捋，还是不管用。山寨车一没电，死沉死沉的，推着都费劲儿。老范正没辙呢，抬头一寻摸，前方几十米开外，矗立着一个派出所，派出所外墙上的大标语写着“有困难请找人民警察”，暖人肺腑。

老范心想：得，还就得找警察。虽说是给人添麻烦，谁让咱这车抛锚在派出所门口了呢。

老范走到派出所门口，抬手敲门，不大会儿工夫，来了个浓眉毛高个子的警察，满脸正气，一看就是犯罪分子的天敌。

高个警察态度很好：“请问您有什么事？”

老范脸上堆着笑，一手拎着头盔，一手拎着电瓶示意：“电瓶没电了，能借个插头用用不？我充十分钟就走，就十分钟！绝不耽误人民警察办案。”

高个警察半天没说话，盯着老范直瞅。老范被盯得有点儿毛，因为警察的眼光通常都是直统统看到人心里去的，丝毫不回避退缩。

“咋、咋的了？我就充充电，绝不耽误你们办案。”老范赶紧又解释一遍。

高个警察忽然松了口气：“正好，现在就有个案子要你配合一下。”

老范纳闷：“咋配合呀？”

“你把头盔戴上。”高个警察的态度并不生硬，但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决断力。

老范听话地戴上头盔，还不忘自夸：“不瞒你说，我这个人交通规则意识很强的，平时骑车都戴头盔，多年如一日，全凭自觉。”

“嗯，是挺自觉的。”高个警察点点头，忽地提高了声音，冲里面喊，“出来看看，是他不？”

话音未落，从派出所里屋闪出一个人影，一见老范，一叠声地说：“是他是他……”

来人浑身酒气，一股通缉犯般的气质自然流露，正是早上和老范撞车，掏了老范钱包，又被老范反抢成功的那个年轻人。

还没等老范闹清楚这是啥情况，高个警察吐气开声：“别走了！”一个反手擒拿，就把老范摁门口了。

敢情掏老范钱包的年轻人先行一步，到派出所报警，顺手举报出老范特点鲜明的形象，然后老范就来自投罗网了。

高个警察姓方，是这片的管片警官。还没等方警官审问，老范就声明，称自己是来还钱包的，还对在这里能见到失主感到很高兴，然后规规矩矩把抢来的钱包当着警察的面，还给了失主。搞得丢钱包的年轻人一愣一愣的。

年轻人名叫许大来，昨晚喝多了，早上骑车跟老范追尾，捡自己钱包的时候，被老范迷迷糊糊看见，给当成小偷了。

老范再三澄清，掏钱包一说纯属误会，是自己搞错状况了。现在范春雷没丢钱包，许大来也没丢钱包，任何人都没丢钱包，一切正常。

方警官看了看老范那张诚恳的脸，问许大来：“他从背后顶着你，你亲眼看见他持枪了？”

许大来说：“谁敢回头看啊，刀枪无眼的。”

“那你怎么那么肯定是枪？”

许大来眨巴眨巴眼：“感觉。”

老范刚要张嘴，被方警官及时制止。方警官瞅瞅许大来，似乎很难理解他的反应：“感觉？第几感啊？”

“是的，我相信我的感觉，要不然光天化日之下，他不可能那么穷凶极恶。”

许大来看样子是酒劲儿过去了，面对警察侃侃而谈。





老范和许大来在派出所待了半天，非常奇妙的是，两人解除误会之后，随便一聊，竟然挺投机，大有一见如故的感觉。目前，俩人正并排坐在条凳上聊家常。

老范拿着许大来的钱包，看着他的身份证：“你84年出生的啊？”

许大来点头：“可不，二十五了。”

老范感慨：“多好的年龄啊，花朵一般。听雷哥的，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啊！伤身体。”

“其实我平时也不怎么喝酒，主要是碰上点儿事。我本来是干房产中介的，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公司一下子把我们全给开了，我这也是借酒浇愁，解个闷。”一说到失业的现状，许大来黯然了。

老范劝他：“问题是喝酒浇不了愁，古诗不是说了嘛，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老范一不小心，整出两句歌词来。

俩人唠得正热乎，方警官端了两杯水进来：“哟，哥儿俩唠上了？”

老范和许大来同时站起来，老范先说话：“误会，这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大误会。”

“等会儿，先别甩词，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方警官制止老范继续发挥，看着两个人。

范、许互相一对眼：“下一步，没啥事，我们哥儿俩就告辞了。”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吧？你们以为这是菜市场呢？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按规定，我们还得对你们二位进行调查。”

“调查啥呀？”

“核实你们的身份。”方警官继续说，“调查期间，你们待着也是待着，各自写一份检查。”

老范和许大来再一对眼，老老实实又坐下了。背靠背一蹲，各自找张凳子，在上面开始写检讨。